

红楼梦与长白山

陈景河 著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红楼梦与长白山

陈景河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楼梦与长白山 / 陈景河著. -- 长春 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472-2891-3

I. ①红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
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9922 号

红楼梦与长白山

HONGLOUMENGYUCHANGBAISHAN

作 者: 陈景河

出 版 人: 孙建军

责任编辑: 程 明 任明雪

封面设计: 赵晓明

制 版: 金 子

出版发行: 吉林文史出版社

电 话: 0431-86037509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 编: 130021

网 址: www.jlws.com.cn

印 刷: 廊坊市金虹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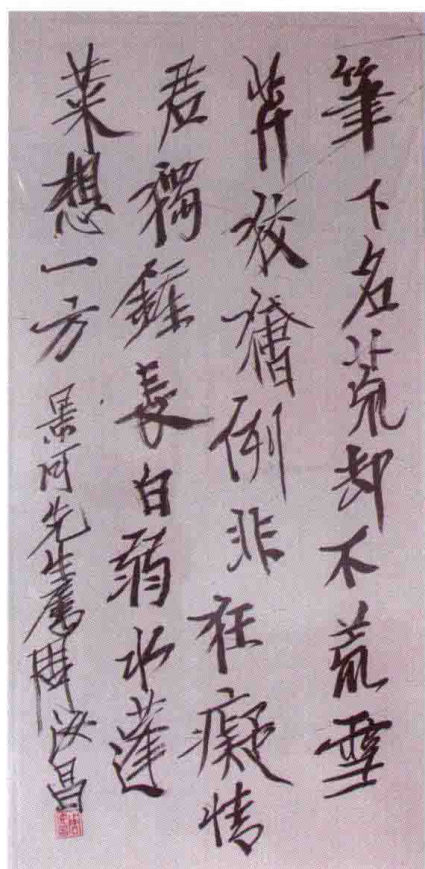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260 千

印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72-2891-3

定 价: 44.80 元



周汝昌先生的两幅题字



长白山远眺（温波 摄）



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



佛庫倫成孕未得同昇



佛庫倫臨昇囑子



天池池畔“补天石”（俯瞰）



补天石（北侧）



长白山山参



清代东省示意图



松花江源头——乘槎河

《〈红楼梦〉与满族文化》序

张庆善

陈景河先生即将出版他的红学专著《〈红楼梦〉与满族文化》，嘱我写序，说实在话，我是勉为其难。我和景河先生是几十年的好朋友，他是很尊重的兄长，我对他的为人和治学的执着精神是非常敬佩的。从朋友情谊，他希望我能为他的第一本红学专著写序，我是不能推辞的。那“难”从何而来呢？老实说“难”就在于我对景河先生研究的领域所知不多。

景河先生是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的。毋庸讳言，过去在《红楼梦》研究中，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很不够。究其原因：一是重视不够，没有认识到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的重要性；二是对满族历史文化不了解不懂，诸如对萨满教、满族习俗、满族服饰、满语等没有研究，所知甚少，自然就谈不上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去研究《红楼梦》了；三是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又容易碰到一些敏感问题，诸如作者曹雪芹家的旗籍、族籍等问题。我本人就是这样，长期不关注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。尽管景河先生在这些方面做了多年研究，出了很多成果，而且是他的文章都寄给过我，但还是没有引起我的关注和重视。在红学圈子里，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人本来就少，而红学界与满学界、民族学界的交流沟通又不够，所以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就成了被红学“遗忘的角落”。

改变我的认识是一次学术研讨会。2013年3月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、中国红楼梦学会、红楼梦学刊杂志社三家共同主办的“《红楼梦》与满族历史文化学术座谈会”在北京举行，虽说是三家共同主办，其实主要是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、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策划组织的，题目是由著名满学专家关纪新先生提出的，他为筹备这次座谈会作了大量的工作。正是为了参加这次座谈会，我认真地看了一些资料，才认识到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是那么的重要。在那次学术座谈会上我代表中国红楼梦学会做个致辞，我说：“我们这次学术座谈会人数不很多，但层次很高，意义很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次学术座谈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，因为这是第一次由满学界、民族学界与红学界共同组织召开的专门研究‘《红楼梦》与满族历史文化’的学术会议，这个‘第一次’不容易，它反映出人们对‘《红楼梦》与满族历史文化’关系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因而可以说本次学术座谈会必将会对‘《红楼梦》与满族历史文化’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。”这是我的真心话，反映出我对从满族历史文化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
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，这原本是《红楼梦》研究的应有之义。《红楼梦》产生于清乾隆年间，满族贵族是统治者，而曹家是正白旗包衣，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世代奴仆。曹家与康熙皇帝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，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皇帝的保姆，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很小就做康熙皇帝的侍卫，一生对康熙皇帝忠心耿耿，也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和器重。由于这些关系，曹家虽是“身为下贱”的奴仆，但也是皇帝的亲信。受康熙皇帝的关照，曹家得以担任江宁织造达58年之久，成为一时的江南望族。曹雪芹的姑姑是多罗平郡王讷尔苏的嫡福晋，是王妃。他的表兄福彭曾是乾隆朝的重臣。这些都使曹家与清王朝的统治者有着紧密的联系。曹雪芹出生在南京，而大部分时间又生活在北京，他的许多朋友如敦诚、敦敏等都是宗室子弟，这使得曹雪芹对满族贵族生活的熟悉并受其影响是不可避免的。因此，从满学的角度、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，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如果不了解满学或者说满族的历史文化，对《红楼梦》的认识和理解就会受到限制，或者说你就不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《红楼梦》。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说：“不懂满学，即看不懂《红楼

梦》——此看不懂，至少是指不能全部看懂。”（周汝昌《满学与红学》）从某种角度说，这话是很有道理的。

在红学界，景河先生是比较早地关注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人，也是在这方面用力最多的人之一。他在本书的后记中有二段话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：

1980~1983年，我的小说创作小有成果，短篇（《黑阎王轶事》）、中篇（《五峰楼的传闻》）等在吉林省破天荒地被《小说选刊》选载并获奖，有了一定影响。作为乡土文学的作者，亟待补“地域文化”课。在翻阅长白山史料时，发现《魏书》与《北史》中均称长白山为“太皇山”。太，大也；“皇”为“荒”同音假借，这里的“太皇山”当读为“大荒山”……满族“发祥地”三字闪电般浮现脑屏：“呀，难道《红楼梦》开篇的‘大荒山’，隐指长白山？”也就是说，《红楼梦》是从满族“发祥地”这一根脉写起的？我意识到，这一发现非同小可！如果真是这样，此前的一切红学论说，将重新验看，某些“红学”观点或者将重新改写！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发现，这么浅显的隐寓，二百多年来没人论及？于是我仔细查询史料，发现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曾直呼长白山为“大荒山”，史上邓狂言、王希廉、景梅九等红学家，也或明或暗地提出书中的“大荒山”系指长白山。——这让我信心百倍，开始了以满族“发祥地”长白山为发端的《红楼梦》与满族历史文化的思考。

几十年来，我礼拜长白山达八十余次，翻阅的史料达千万字。天道酬勤，长白山对我不薄，不仅让我发现《红楼梦》文化系于长白山，还让我发现天池女真文字碑、抚松长白山大祭坛群、白头山大睡佛……“山神”赐我以这么厚重的褒奖，当何以回报？我想，发现固然重要，存在或成瑰宝！认识它，研究它，开发出来，以飨世人，也许是最好的回报！

原来景河先生的研究是从“长白山”起步的。我记得他最早发表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文章是1990年那个时候，他的《大荒山小考》《“太虚幻境”辨》《〈红楼梦〉中的东北风》等一系列文章发表以后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，当时

就引起同是东北人的著名作家、红学家端木蕻良先生的注意，评价为：“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”“你已经刮起了东北风。”这个评价不低呀！景河先生引经据典，以《山海经》《魏书》《北史》及其历代文人笔记、诗词材料关于大荒山的记述为证，深入到满族历史文化之渊薮，提出“大荒山即长白山说”，自成一家之言。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但你不能说他没有依据。景河先生的“新说”在当时一提出，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但坦率地说，红学界许多专家虽然注意到了景河先生的文章，不过当时赞成的却不多。原因就在于多数专家学者对满族历史文化的不熟悉，尤其对景河先生的研究方法如有一些索隐的方法的不认可。更在于景河先生的观点太“大胆”了，因为如果陈景河先生的观点成立，几乎要颠覆人们对《红楼梦》的基本认识。

景河先生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基本观点，就是“大荒山即长白山说”，可以简称“长白山说”。这是陈景河的一家之言，是深深印上陈景河标记的《红楼梦》研究“新说”。

景河先生认为，《红楼梦》开篇“大荒山”暗指满族“发祥地”长白山，他考证出书中的“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”，谐音寓意为“长白山勿吉哀清根封”。景河先生认为化生为宝、黛的一石一草就出自长白山，而且那些丫头小姐的文学原型，无一例外地来自满族“发祥地”的长白山。

景河先生认为：“《红楼梦》是揭示大清王朝社会生活的，作者自然地将笔触撩拨到满族‘龙兴之地’的长白山。其中，让幻化入世的灵石出源自长白山，堪称神来之笔。”他还说：“我尝以为，没有肃慎——满洲族系对长白山虔诚的崇祀，没有大清以来皇家对长白山频繁地验看、封神、望祭，就不会有曹雪芹掘写‘清根’的灵感和立意；没有满族贵族的入关取得天下，也不会有曹雪芹将顽石埋根于长白山的构思。”

在景河先生的眼里，贾宝玉是一个“活脱脱的满族小阿哥”，这位小阿哥文学原型的“灵石”就出自长白山下。而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也出自松花江之源的长白山，指的是长白山的神草——人参。他甚至认为：顽石象征入关取得天下的满族贵族的话，绛珠草（人参）则象征着大清的国体已如林黛玉之病体，“怯弱”不胜。“怯弱”二字，状写人参，极为传神；借寓大清国体，亦恰如其分。

坦率地说，景河先生的许多具体的观点，包括对宝玉、黛玉、芳官等等

形象的分析及其“隐喻”，红学中人未必都能同意，但景河先生缜密的考证、新鲜的悟解、丰富的想象力和灵动活泼的描述，以及大量的有关满族生活的民俗资料发掘，确实令人耳目一新，读起来十分有趣，引人思考，与完全凭主观臆测的新旧索隐派是不同的。

景河先生认为《红楼梦》堪称流光溢彩的民俗大全，所涉民俗，有北俗，有南俗，但以北俗为主；有汉俗，有满俗，但以满俗为主，几乎囊括了民俗学所要研究的方方面面。诸如满族的崇山敬水习俗、萨满信仰习俗、宗族眷顾习俗、迷信禁忌习俗、岁时节令习俗、家族礼仪习俗、服饰习俗、饮食习俗、居住习俗、尊女习俗、护婴习俗、寿诞习俗、丧葬习俗、交通运输习俗、岁时祭祖习俗、交际礼仪习俗，等等。在景河先生的著作中，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很重要的部分，也是令我十分感兴趣的内容。景河先生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，涉及到满族历史文化知识，特别是关系到满族民俗的内容，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，请教了好多位著名的满学研究专家，因此这方面的内容是很扎实的，往往能自成一说。当然如果认为《红楼梦》的故事，包括人物形象皆秘藏于满族风俗及其变异之中，这我是不相信的。我还是那句在有些人看来非常浅薄的老话，“《红楼梦》是小说”。我很赞成这样的表述：《红楼梦》是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晶。这个话好像是我的朋友扎拉嘎先生最早提出的，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非常形象的表述。

这些年来，人们对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视角研究《红楼梦》的认识可以说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强调从满族文化的视觉研究《红楼梦》的重要意义，人们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。但如果深入地研究《红楼梦》与满族历史文化的关系，一些问题，甚至是敏感问题，人们的意见则大不相同。从20世纪80年代，《红楼梦学刊》上就曾讨论过曹雪芹家的旗籍问题，进一步又涉及到曹雪芹是满族作家吗？或者说曹雪芹是满化了的汉人吗？《红楼梦》是否可以看作是满族文学作品？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府是否是一个满族贵族的典型家庭？《红楼梦》中有反满倾向吗？再具体探讨问题就更多了，诸如贾宝玉的打扮服饰是满族还是汉族？《红楼梦》中是否写到“大脚”“小脚”？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三回，写到给芳官起了个“耶律匈奴”的名字，到底是对满族的歌颂还是讥讽等等。这些问题过去曾有过讨论，但似乎很不够，我想如果就这些问题深入开展《红楼梦》与满族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讨论，大家好好争论一番，必

将会对《红楼梦》研究、对我国满学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。而景河先生的研究，如能引起人们对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视，甚至引起一些争论，那正是我的期待，恐怕也是景河先生的愿望。

借为陈景河先生的书写序，说了上面一番话，意在强调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视角研究《红楼梦》的重要意义，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关注《红楼梦》中满族习俗方面的研究，如是这样，景河先生的研究就是非常有价值了。因为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可以开辟红学的新途径，推动《红楼梦》研究事业的深入发展。

是为序！

2015年9月8日于北京惠新北里

（张庆善 博导，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，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党委书记。此序是为《红楼梦与满族文化》一书写的序，在此转用）

《红楼梦》阅读中的一个传奇

——《红楼梦与长白山》序

富育光

四十年来，我作为一个萨满教研究工作者，进入北方民族精神文化领域，与万年前的历史老人觐面，将他们的生命意识、生活情状、信仰习俗等发掘出来，展示给人们看。在开创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的新学科——萨满学上，做出了自己的一些努力。

作为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命解释系统，萨满学一面世，就像矗立在大地上的回音壁，让人们听到历史老人铿锵的脚步和萨满精神文明的回响。因此说，萨满学既是一把金钥匙，又是一架透视镜，既开启了原始时期人类精神殿堂的重关巨扃，又让人们窥见先世古人生活情状和精神世界的五彩缤纷。故萨满学一创立，便立即成为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的核心内容，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，使得东北亚，特别是我国黑龙江流域、松嫩平原、长白山区，理所当然地成为萨满文化活化石埋藏地，引动世界级的萨满专家纷至沓来。

正当人们聚焦东北亚萨满活化石发掘之时，斜刺里驰出一匹“红学”黑马，他独辟蹊径，用萨满学之钥开启《红楼梦》迷宫之门，以“石破天惊”

的“大荒山说”震撼红学界。他就是本书作者吉林作家陈景河。二十多年来，他并没停下脚步，仍以萨满文化为透视镜，继续着自己的阅读传奇。

说起来，我认识陈景河先生已三十年了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他以《“黑阎王”轶事》《五凤楼的传闻》等中短篇小说蜚声省内外，以清新、活泼、朴实的文风一扫伤痕文学的颓唐和哀伤，让文学重新贴近生活、贴近人民大众。80年代中后期，他进入长白山文化的思考和研究。也许他的本意在于给自己的小说创作“充电”，以求更上一层楼，却无意间跨入《红楼梦》研修殿堂，而专注于“《红楼梦》与长白山”文化课题的发掘，竟然在方兴未艾的萨满研究领域与我不期而遇，殊途同归，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。

陈景河先生推出“大荒山说”伊始，就被黑龙江省的学者誉为“陈氏新说”。他的“大荒山”说，原本是由满族崇山敬石的萨满习俗生发出来，此后更襟带出《“太虚幻境”辨》《红楼梦中东北风》《人参格格林黛玉》等篇章，揭示出《红楼梦》中丰富的萨满信仰习俗的存在。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又一处原生态文化形态的萨满学资料库，同时意味着《红楼梦》研究的一个萨满学派的诞生。

此后，他的“红研”却一度陷入沉寂。一天，他来找我，说有两个题目做不下去，希望我来“攻城拔寨”。那是新世纪之初，吉林省红楼梦学会已成立多年，学会对我很尊重，寄予厚望，我觉得责无旁贷，便一无旁顾，历时一个月，写了《浅析曹雪芹笔下清代祭礼与贡俗》和《读〈红楼梦〉中满族旧俗》。其中的满族的“堂子祭”与乾隆年颁布的《典礼》颇符；第五回“太虚幻境”的“警幻仙子”词头“警幻”出自满语“井玄木比”；五十三回庄头乌进孝进租，写的是大清的贡俗，其中的“暹猪”“汤猪”“龙猪”均是东省贡俗中对贡猪分类等等，均是言人所未言。文章发表后，读者反响强烈。陈景河高兴地说：“您的两篇文章是吉林红学研究的‘奠基之作’，会把红学引向深远。”

此后，我隐约感到陈景河先生暗下功夫于萨满学。他的学习方法与别人不同，参与进去，一杆到底，义无反顾，力求理解萨满学的精义。他意识到萨满教的“六大祭”（柳祭、火祭、星祭、雪祭、鹰祭、海祭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的无价之宝。1988年，他借贷五万元投拍《火祭》，又自筹12万元投拍《鹰祭》。我觉得，他对书中萨满文化内涵有敏锐的理解力与亲和力，书中一

系列萨满珍藏，仿佛是在“芝麻开花”中被他呼喊出来，琳琅满目地展现在人们面前。书中这些“珍藏”，多半是作者的隐喻、借喻、象征的笔法，并非莫测高深的理论，只是其中寄寓萨满教灵魂，对于稍有萨满知识积累的人来说，是一层窗纸一捅即破的事情。

一天，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：“读你的书很有感想，你们满族萨满文化说到底还是情文化。”呀，我心里一亮，这话我还没说过。他又说：“你们满族萨满女神都是爱神，个个成人之美，无有破人婚姻者。”我惊喜地问：“这话……你从哪儿得来的？”他说：“你的书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。”——这让我再次领略到他的悟性，对萨满和谐律独特的理解！

悟性是天赋之性，又是人赋之性。天下玄奥精微之理，出神入化之艺，梦笔生花之境，心力难求，唯悟性可达。为了认识“神附”这一世界难题，陈景河先生深入村镇，走近萨满，了解她们神附时的生命体验，意识表征。费时一年，终于写出《基因误存：萨满神迷现象解码》一文，试着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诠释“萨满神迷”。在国际萨满研讨会上宣读，给大会带来“意外的惊喜”。韩国、日本学者分别来造访，问这一观点是哪来的——他们不大相信，一个普通作家敢于对高深莫测的萨满神迷现象解码？陈景河友好地告诉他们：“是自己‘悟出来的’……如果共产党人不能用唯物论来破解这一难题，还谈什么先进世界观？”

随着对萨满学研习的深入，我感觉陈景河先生变得视野开阔，别具慧眼，甚至有点“神乎其神”。他除了发现《红楼梦》与长白山血缘关系外，1994年初夏，去长白山西坡考察，在回程时蓦然回首，发现横陈在天际的冠冕峰恰似一尊卧佛，为日后西坡“拜佛台”的矗立提供了可能；1999年8月，他在天池钓鳌台女真祭坛旁发现一方女真文字碑，确证金代女真人曾封祭白头山为“太白神”；2008年5月，他在抚松大荒顶子发现规模宏大的长白山祭坛群，被称为“北方民族的大地神书”。

我羡慕陈景河跟长白山的缘分，也知道他的刻苦、率真、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。毫无疑问，天道酬勤，他得益于对萨满学的融通，才与长白山结出一颗颗让人羡慕的“秘情果”。

岁月转蓬，日月如梭，眨眼二十年过去。随着中国萨满学的确立，陈景河的红学研究也进入较成熟阶段。如果说90年代初的“大荒山说”，只是用

“萨满”之钥匙打开“《红楼》”迷宫之门，如今可以说他已经登堂入室，把萨满文化作为透视镜，透析《红楼梦》全本，找到读书的“风俗”进路，并从风俗的进路，从书中发掘出“崇山敬水”“长白山自然王国”“萨满女神神殿的‘太虚幻境’”“家萨满的秦可卿”等等极为丰富的萨满文化内涵，而获得书中满族萨满风情种种不可挪移的“真实存在”，给《红楼梦》的主旨立意、主题思想、象征意象、人物形象等一系列问题，带来新思考。岂不知他的新思考对传统红学是个“颠覆性”挑战。譬如，《红楼梦》究竟写的是什么，二百五十年来争来争去，陈氏一语道破：“写的是大清盛极而衰”；再如宝黛是何等样人？是“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公子哥”？是“爱博而心劳的富贵闲人”？是封建末世“叛逆者形象”？他用十二个字概括之：“满族童贞时期少男少女形象”；贾母，一直被认为是“封建势力的总代表”，他认为，贾母是满族创业阶段勇于担当、心地善良的老祖母形象。满族这种辅佑几代、治国齐家的老祖母，代不乏人。再如贾府少妇秦可卿一直被视为“淫荡”“乱伦”的典型，而被订到红学的耻辱柱上。陈景河则提出她是一位隐藏在贾家的“家萨满”，善良美丽、极尽职守，临终向凤姐嘱托后事，将她的家萨满身份“自露”出来。本书的《自然王国》篇，虽说是近日所作，它的重要性不亚于“大荒山”“太虚幻境”等篇什，揭示的是满族观念上的长白山自然王国，那里的花儿草儿、云霞虹霓等居然能化生为女儿们，伴随宝黛这对活宝悲喜交集的人生。还索隐出一份旷古未见的《红楼女儿原型榜》。这一《原型榜》在网上一露面，短短数月，点击量已接近五万之众。说明“陈氏新说”仍保持着旺盛的定力，而增强着中国红学与时俱进的自信。

满族古老的《雪祭·神歌》唱道：“巴那吉妈妈赠大地以生命，卧勒多妈妈赐万星以灵魂，尼莫妈妈给瑞雪以灵性……”我祝愿“陈氏新说”能给新世纪的红学增添生机与定力，给长白山增添更丰厚的文化土壤，栽种出更艳丽的和谐友爱之花。

2015年7月22日

（富育光 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）